新京报
2012年2月15日 星期三

走读中国
Walking in China
总第36期

拱宸桥 木棉开时，满船远方 美人靠处，一湾江南

拱宸桥，是杭州城区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。古代，“宸”指帝王居住的地方，“拱”即拱手，两手相合表示敬意。每当帝王南巡，这座高高的石拱桥，象征对帝王的相迎和敬意，“拱宸桥”之名由此而来。拱宸桥东西横跨大运河，是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到达杭州的终点标志。明清时期，拱宸桥一带被称为“北关夜市”，因为运河便利的交通，米行、木行、土特产行、材炭行等都在这里沿河开店。这里既是粮、盐、丝、茶等的集散地，又是迎送大量商旅的客运地，市井风情浓厚。近代以来，成为大中型棉纺织企业的集中地。2006年拱宸桥附近被划为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。

拱宸桥西历史街区，这样的原生态场景已经所存不多。

刚刚晾晒的花布被单，飘起来，衬托在整修洁白的墙上，仿佛灵动的江南。

伞博物馆中的这个场景来自戴望舒的名作《雨巷》。

作为风景的拱宸桥

拱宸桥东侧，介绍京杭大运河的石碑前，几个外地人看着介绍文字，聊起眼前的这条河：原来，这个工程和万里长城一样伟大啊。有人指着图说，山东也有运河，洛阳还有运河呢。运河把遥远的信息汇拢到这里，又把江南的消息带到远方。拱宸桥西侧是被规划和整修过的历史街区，东侧是运河广场，有运河博物馆和休闲空地。一般游客的路线都是从东往西走。在河边开咖啡馆的诗人舒羽说起步行的尺度：“车子到不了跟前，你总是要走一段，从桥上走过来。”这个时候，拱宸桥不仅是通道，更是风景——桥身上的石刻，包括桥栏、扶手、望柱、桥头堡、路灯，直到岸边的小品；而且，桥上也有围观一起水上交通事故——这样的事情，一年总会碰上几回——的最佳视角。

98米长的石拱桥，最高处是16米，高处有美人靠，长长几条石椅，扶手是云朵状。如果真有一个美人坐在上面，她可算是重口味，因为背景可是一条浑浊繁忙的运河，声势浩大。修复拱宸桥的历史颇为周折， 1895年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杭州被列为通商口岸；1896年5月日本人在拱宸桥北建立了洋关，自此杭州内河港航主权尽失；日本人还曾在拱宸桥的桥面中间铺筑了混凝土斜面，以通汽车和人力车。据说，修复美人靠的时候，还找到了当年的石料。

站在桥上看风景

石拱桥下有防撞墩，两侧都有祥兽把守，据说前几年复建的时候，新筑的祥兽和桥身颜色相差，最后想出了一个实用的笨方法，叫人经常往祥兽身上浇水，希望它身上能够快些长出青苔。如今，这镇水兽和桥身一样，已经被时光模糊了肌理。即使有防撞墩和镇水兽，还是经常会引发水上交通事故。货船行到此处容易卡了脖子，后面的货船又挤了上来。总之，石拱桥下只能是单行道。货船被卡住了，水上交通警察忙着来维持治安，快艇把货船拽出来，运河里的泥沙激荡起来，镇水兽好像发怒一般。

货船上的人家里，狗狗跑出来加入观战的叫喊，对于陌生人跳入自家的货船叫唤不止——对于狗狗而言，每条货船仿佛都是一个家庭的岛屿，神圣不可侵犯。这个时候，拱宸桥上站满了人，围观这场水上交通事件。直到巡逻艇动力牵引货船离开事故现场，转入新的航道，运河上才慢慢恢复平静。

更严重的水上交通事故也有。杭州市港航管理局退休干部倪康明说，每年运河上都有一些指标，例如运河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，和陆地上一样，“虽然运河里没有什么风浪，但每年都有人死在运河上，大多是因为货船相撞，死的大多都是女人，女人心急啊，希望撑杆把两条船分开，急着往船尾跑，经常是撞击力把女人挑了起来，一下子就甩进了运河里”。

运河上的船家

运河改造之前，拱宸桥本身就是一个市井现场。住在桥西的韩大妈说，拱宸桥就是个小商品市场，桥上两侧都是小摊，只留中间一条小道通过。如今桥上的路被清空出来，台阶都溜光水滑，电动车可以突突地从中间的坡道上通过。如果是腿脚不太利索的老人，走过这98米长16米高的石拱桥，总要在望柱和美人靠上歇上好几回。

拱宸桥边因为运河而忙碌、繁华。韩大妈的父亲是运河上的船家，当年运河上船来船往，拱宸桥码头的大量货物都运往上海。“船家一年四季都有生意，最多的就是木材生意。浙东的木材多，山上的木材沿水路放排或者用船运到运河杭州段，就让‘水客’（相当于水运中间商）包下来，船家接下‘水客’的生意，将木材运往上海。平时运送香烟、肥皂，还有一年四季的水果、蔬菜和粮食等。”

船家往返于河上，全凭一双手摇橹撑杆，吃的是力气饭，天热运青货（指西瓜、甜瓜一类的瓜果）更是辛苦。运一船西瓜，晚上出发，隔天必须赶到上海，不然船上的西瓜有一只烂掉，整船的西瓜都卖不出去了，所以风险很大，船家要有非常娴熟的水上工夫。冬季一般是淡季，不过也有货物运送，比如瓷器和煤炭等。拱宸桥码头就是靠这样的船家发展起来的。“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一带的农民都喜欢坐船到小河直街上的孵坊，在街头排队的人连夜等着，队伍一直排到小桥上。”

歌声中的时间刻度

现在保护下来的桥西小河直街，大概有500米长，宽度类似于北京的胡同，现存的街区风貌主要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，但是建筑立面风格可以上溯到明代以前。《杭州市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》划定，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总面积近十公顷，集中反映民国时期运河沿岸的城市平民居住生活、生产劳动和航运历史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是如意里，一个大院里安排得井然有序的生活；保护区还保留着沿岸码头、驳岸、河埠、吊机、舱秤等设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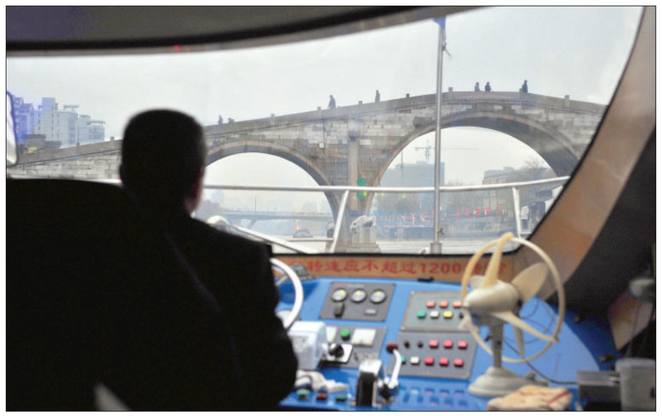
桥西的运河沿岸，还能看到一座座吊机，机身斑驳，吊机的触角哑然伸向天空。沿河的露天茶座里，住在附近的老人在那里闲话家常。刚刚晾晒的花布被单，飘起来，衬托在整修洁白的墙上，仿佛灵动的江南。

“木棉花开郎出城，木棉花落郎进城；出城进城信勿准，只听纱厂里个气管三两声。”这首《拱宸桥踏歌》唱出了近代机器标明的时间刻度。晚清到解放初期，拱宸桥一带是近代杭州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见证，是大中型棉纺企业的集中地，主要有三家大厂：浙江麻纺织厂、杭州第一棉纺厂（暨印染厂）和“杭丝联”。

“杭丝联”的全称是“国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”，在拱宸桥东。在这一带，老底子（杭州话，旧时候）多的是戏楼和茶园。最著名的是阳春、天仙和荣华三大茶园，很多票友喜欢来这里一边品茶一边观戏。相传，1901年，十四岁的盖叫天曾在这里的戏台上演出，从此艺冠江南，被誉为“江南第一武生”，他演的武松打虎，在大江南北传颂一时；周信芳也以“七龄童”的艺名，在天仙茶园学艺、演出，成名，活脱脱一部杭州地理。

运河边的人家，祖上大多在运河上讨生活，做船夫，或是在码头上做搬运工，父辈很多则在附近的棉纺厂工作。当时能进三大厂工作是件令人骄傲的事，韩大妈还记得，浙江麻纺织厂招工时，自己去做了体检——眼睛要明，牙齿要好，牙齿要用来咬纱头。在焦虑的等待之后，她将浙麻厂的徽章亮闪闪地别在了胸前，骄傲地走进走出。

坐在拱宸桥顶的美人靠上看运河，运河繁忙依旧。当地老人也常带着孩子在这里数运河上来往的船只。



在水上巴士上看拱宸桥。这座桥也是杭州城区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，曾是京杭大运河到达杭州的终点标志（上图）。

拱宸桥西曾经的码头上，吊机的触角哑然伸向天空（左图）。

拱宸桥上，路人沿着中间的坡道推车而上（右图）。

市井素描 运河边的江湖传奇

拱宸桥因运河而繁华，揭开杭州的老底子，除了酒坊、盐铺、碾米店、打铁店等生活必备品，杭州最早的日报《日商杭报》，创刊地也是拱宸桥；杭州的第一部无声电影，就是在桥东里马路街头放映的；杭州的第一家戏院——丹桂园和后来的荣华戏院，在二马路，名角谭鑫培、刘鸿声来过；另外，还有国内少见的邮便所、西药房、烟馆等等都曾经开设在这一带。后来拱宸桥越发热闹，戏台、茶楼甚至妓院都开出来了。

这些属于老底子的事情，被归入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历史档案。现在的街道崭新，大多时候显得空旷。有街坊在刷白的墙上写下维权的标语，像古时诗人临别的赠言。舒羽咖啡馆就像是把守在拱宸桥边的瞭望台，前面有大的露台，在岸边还种了几株樱花，春天的时候，樱花像雨一样落下，那里也是举办诗歌朗诵会的好地方。平常，住在附近的老人就坐在咖啡馆外的长廊上聊天。舒羽觉得这些都能入诗。接下来，她决定好好研究一下门前的这条运河，货船、远方、帮派、妓院……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一部运河上的江湖传奇。

桥西这头，现在还有历史建筑“中心集施茶村会公所”，当年就是一个茶馆，现在的主人是很多杭州市民都熟悉的周志华，杭州电视台《阿六头说新闻》《开心茶馆》的主持人，用杭州话评说新闻，有种特别的亲切。周志华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小热昏”的代表性传承人，“小热昏”，滑稽戏的一种，“当年运河码头就是小热昏的舞台，站在那里就能来上一段，说说最近杭州城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就是当时的媒体。”老开心茶馆，到了节假日就游客云集，人们可以喝茶听曲艺。偶尔，周志华也会来上一段，现在大多是新作品，代表作有《永远的拆迁户》，最新的作品是讲述建党历程的长篇作品，创作的原则是“越口语化越好”。

街区重生 时尚LOFT来到拱宸桥边

拱宸桥西，现在有三大博物馆，其中刀剪剑博物馆、伞博物馆，是在桥西原土特产仓库的基础上改建的；中国扇博物馆，利用了原杭州第一棉纺厂的老厂房，外表朴素，馆内的陈设却很现代化。三个博物馆都做得生动精细，这些贴近人们生活的物件，采用展品、互动装置、投影等方式娓娓道来。特别是伞，从荷叶田田到《步辇图》，到西湖边上的白娘子与许仙，到戴望舒的《雨巷》中撑着油纸伞的姑娘，一路看下来构成一部伞下的艺术生活演化史。这几个物件大多都和浙江一带有天然的自然纽带，其中也展现了张小泉、王星记等杭州老字号的历史变迁。还有活态非物质遗产展示馆，张小泉剪刀把制作车间搬到了这里，隔着透明的玻璃，工人师傅心如无物地淬火、锻造，神情自在。

运河旁边的“杭丝联”，上世纪50年代，前苏联专家在运河旁帮助设计了占地2万平方米的锯齿形苏式厂房，能满足采光、通风、散热的工艺要求。当年的室内温度，常年高达30摄氏度，高温、闷热、潮湿。丝织行业中最苦的工种，主角是缫丝女工，“绪”是缫丝机上一个进丝的细眼，硬币大小，一个缫丝女工却要在汤锅中翻腾的蚕茧上快速捞出蚕丝的头来，瞬间穿进“绪”眼里去。一个“绪”眼，最多要穿过七根蚕丝。如今，这里被改造成为LOFT，“由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，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开敞空间”，上面写着：IDEAL 166 LOFT。有人会告诉你IDEAL就是“理想”的意思，里面有不少创意工作室，有的卖怀旧的物品，例如搪瓷茶缸、老式的暖瓶，这里因而被一些人称为杭州的798。实际上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，LOFT这种席卷全球的艺术时尚来到了拱宸桥边。

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/本报记者 李飞

责编 耿继秋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陆爱英